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余景奎

御製題倪元璐撰王鐸制辭

適閱四庫全書明倪元璐集制誥一冊其為侍講王鐸制詞云追蹤洛下邁跡臨川決子鼎銓則猶著英是以王鐸為優於程頤王安石也又云朕既甌覆子名發且有日斸而鑄錐則豈有及云云尤非君詔臣之體夫王鐸本明季大臣至我朝復為大學士其身事兩朝人品無足取乃元璐制詞以為優於程頤是何語耶元璐在明季本東林黨其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尚能留心經濟

奏疏多切中時務國朝定鼎時即賜謚文貞實明季諸臣中矯矯者而其制詞不免失體如此可見制誥之非美事也朕嘗題董其昌自書告身云虞廷咨命周室諸誥皆君誨臣之言無所褒貶自唐始有制誥至於宋而其權益重夫權者上之所操文字雖空言而邪正榮辱是非所繫綦重未可忽焉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誠不可及文武各官制誥惟視其品之大小為高下不過明訓數語而止無所謂黃麻金匱登臺持筆之事也即如

宋之蘇軾責呂惠卿詞語人曰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
剮得一有肉漢吁是何言耶不幾以九重之絲綸為一
身之報復乎且為人子者孰不欲榮其親令付權於知
制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受榮者必感焉受辱者必憾
焉即使正人君子知制誥尚不能無此弊而况苞苴請
墓門戶於是乎別朋黨於是乎興為國家者亦何賴有
此乎夫以萬乘之尊下磬匹夫匹婦之賤本非政體甚
且意為褒貶顛倒是非其流弊至不可勝言向既於題

董其昌告身深切著明言之茲復申明其旨蓋以見詞臣視草行詞之非美事而我國家一掃歷代陋習之為不可及也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

集部六

倪文貞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内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為館閣所宗其門人為刻代言選六卷長沙文震孟序之崇禎丙

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裒輯所作名曰鴻寶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擢户部尚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字間取舊本重為刋定付其子會鼎庋藏之乾隆壬辰其元孫安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黄道周遊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畫設施勾考兵食皆可見諸施行非經生空

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并州之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與亡治亂之所關尤為當世所推重然當天崇之時君子小人襍遝並進元黄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元璐獨持論侃侃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壞亂已極始見委任而已無所措其手僅以身殉國以忠烈傳于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彌重其文

也詩集頗多散佚如聞朝鮮墮一城七言律詩一首同衆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詩一首又律句黄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雁不過獰石魏公偏嫵媚輕烟呂相不糊塗等句皆載在施男筇竹杖中集中俱未收入葢偶未見男書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倪文貞集原序

鴻寶官翰林知制誥凡若干年得文若干首鴻寶之於文章其天性也所為制辭無一靡語無一濫語蓋凜乎其王言焉復無一塵語無一勦語無一凡語又無一語不嚴且莊也海内想聞而欲見其全鴻寶斬然不出其門人王炳藜諸君堅請乃出之既又曰全則緐半則難為取舍余乃為選之評之欲使海内由一斑以窺全豹云爾而更敘次其目首邺忠教天下之為臣子也斬首

陷胄而天日為昭斯制詞之所借光故以為冠也次賜
環彰聖主風勵之大權也人生顯晦升沈有時命焉不
失其正則君子之所自處也次功敘朝廷之所以昭勸
疇也次恩覃國典也次考績國課也隨其職能而各有
勸勉覽者亦於斯稽官守焉斯鴻寶之制詞匪絲綸是
煥且經緯攸賴裁成輔相亦窺一斑何啻黼黻皇猷已
哉因余所敘列而考其世定其品斯又當代人物之林
矣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年友

弟文震孟拜書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則不如椎髻而舂臯傅之為文以視天下皆蓬卷而處吏施之為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鬖髿有噲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貍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娵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為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冪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冪尊

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為鼎烹人脯鬼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為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覈鍼錐以為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為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與博之致也與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糲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為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為治於天

下則是燧皇郤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撊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郤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貫心於莘野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謀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由斯而談子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為慢乎予之蓬卷而椎髻固已久矣崇禎壬午十一月弟黄道周識於轂水舟中

吾師鴻寶先生著述既富復集其單篇雜辭因人事酬對而為文者凡若干卷名之曰應本夫文之統系假哉五經五經之中惟易禮春秋道專體一為聖賢之著書後世子史二部凡成一家言者皆源之至於詩書所載則觸物而生譏頌因事而成治忽篇非連類義以情生雖理致宏深要亦應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論禮之存銘誄春秋之記書檄讚傳成書之內時見散文乃知六經之書無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後世文人動皆有集

按以經義未為離畔漢魏而降操觚之家著書日寡散文日繁葢道簡而難言事煩而遮起勢使然也然未有如近世之踳駮淫濫言不顧行者汗牛之文同於槁籜識者悼之原其流弊失有三端一曰論人之失夫元晏之序太沖中郎之碑有道苟非其人文不虛立近世綴文不別流品西蜀富人陽翟賈客元黃所至緗素斐然故使筆古日輕無徵弗信其失一也一曰記事之失夫馬班作史雖名公偉人紀其生平止書數事近世取悅

家乘凡閭巷贅言井臼鄙語罔不飾彼遼庡等於娵陽
承祚伯起未至斯極其失二也一曰辨體之失夫序與
論異旨誌與傳殊科或簡或繁各歸典則近世惟務紛
葩全無辨別序述文章而泛稱德行勒銘珉石而同於
汗青其失三也此於古人矜好之意牆宇已墮何望其
上應經古而仰窺聖域乎先生以英朗天挺之才宏遠
多識之學應期名世作時君宗修辭立誠乃其餘緒而
奏對則轢董賈掌制則追典謨闡經則並游夏執簡則

儷南狐洵乎經緯之鴻裁也至於酬應之文尤非經意而辨雕所至已絶攀躋今觀集中所載投贈之雅莫非名德褒美所及不濫平流使被辭者榮於山龍銓品者信於金石其論人也不亦嚴而正乎所書之事或係典章或切風教苟非懿德無取連篇揚厲之中仍存直筆其記事也不亦簡而覈乎圓規方矩因物異形南越北燕殊塗分軌能使口無當擇之言篇無可通之製其辨體也不亦整而明乎蓋先生之性博大易良推賢若不

及獎拔後進不遺餘力故辭章徧於宇內然其為文也無溢美無虛譽所由與世之作者殊矣今天子以樞府召先生方將升之百揆授以大政自此以往機務煩積憂勤交贊即以暇日發為文章亦如皐謨說命姬文之七月召康之卷阿颺言人主而已恐交遊知舊欲求先生之文而不易得則凡玆集所列當先生一言之重者顧不足幸而子龍備吏於越得侍先生左右晨提夕命者且三載又豈易遇哉壬午至後一日華亭門下士陳

子龍題於語亭舟次

先公官翰林掌外制日久及門楊機部王二彌諸君刻卷軸鴻篇為代言選凡六卷一時館閣翕然宗之及崇禎丙子先公以司成歸里復裒輯生平酬應之篇都為一集曰應本其剞劂則陳黃門臥子任之刻甫竣而先公以佐樞環召旋筦計務日夜鈎考兵食議節議生凡以碑誌序記請者概謝絕弗答每顧語小子鼎大臣憂國之憂何暇以立言表暴乎然先公當退食時偶據几

攤書則取舊刻點勘朱黄甲乙若以待異時刋削者鼎奉而庋諸篋衍殆戢戢如東筍無何劇盜躪都銅駝荆棘舉先人手澤之貽悉散佚於兵燹煨燼中其存者裁什之三四爾年來詮次遺書乃復取舊所藏者敬加參校釐正繕寫俟他日壽諸梓焉夫文章得失寸心自知朱晦翁謂廬陵環滁皆山起句本二十餘字後乃鍊為五字李商老謂少陵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蓋一言一字之間有老去漸細之境讀前人集者必

求其晚年定本豈直為陶陰馬馬之譌已哉鈔成因識

其緣起如此男會鼎恭述

倪文貞集卷一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萇宏殞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清擇節

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皃命融修罵亦禰衡之
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
龍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彘之威極
於北寺來周羅吉箝網四張喬固膺滂梏鈇相結梵原
盪岳不可迴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晊知幾之
士築室以擬袁閎而爾獨持虎軌獲冰湯席韄班荆悲
咽尊酒豪攄俠亢左儒義依郃浩忍捐愛息以狗罿㛹
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郈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

窋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凳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旛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銜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此從容者矣今掀軸既旋衮鉞並設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羣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

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彌媿奸回

妻

制曰蓋聞一往之心不謀妻子亦有百折之氣而牽帷戀若夫彼則刑于此為順正相期遂志並可流聲其死也榮未亡何憾爾封宜人吳氏乃具官某之妻當其始盛多所中襄激庭謁小生之蓋而抗趙映具墉視人倫

之鑒以佐山濤至於鉤黨獄興清流禍作而爾夫以不
懼虎尾遂罹雉羅劉陶北寺之凶楊震西亭之慘將恐
將懼惟汝惟予貫妻封髮已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糜永
絶歸還之望當斯之際不亦悲乎今忠邪既辨庶幾小
往而大來存逝何殊猶夫子紱而我佩是用封爾為淑
人錫之誥命豈必相從已爭光於日月雖乖偕老尚表
度於山河

祖父

制曰天象之主魁文以生杓而龥斗先王之制川祭每
後海而先河苟美孫謀必推祖烈所以范馨留硯而券
後䰟蓦獻笏以章前爾原任平湖縣教諭周冠乃具官
某之祖父學本一誠經窮三絕才名足別彌貴隂德耳
鳴自闡葢以劉蕡下第深愧李郃而以魯男閉門善學
柳下潛凝之致於斯可覩迨於艫升伯起之堂愈堅士
節麟見陳羣之角不墜家聲凡兹為臣盡命之忠誰非
乃祖攸行之德是用贈爾某官至三世而莫京自天申

錫若九原之可作微子誰歸

祖母

制曰夫翼子者貽孫忠貞所以不墜過祖而遇妣烝畀之曰孔偕豈必桎梏而死舉非正命之徒若推瓜瓞所由抑有初生之配爾韓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名閨毓秀碩士娩休著孝衣衾簟席之間得意簧翿房敖之外是使灞陵椎髻伯鸞有耕織之儔蒙山棄薪萊子無功名之患而於焉播穫受菑畬之澤偉績成黼黻之華粤有

文孫章其義問發地下三年之血疏民初百世之榮用
贈爾為淑人取忠義以報劉何如令伯攬實枚而頌曾
時維姜嫄

父

制曰葢聞萬年教諂不能回觸屏之聽郗愔竭忠不能
弭發篋之慚原彼貞邪乖於父子若乃鄭慶敦倫子涵
著直天槩內茂高節外騫雖衮褐塗殊而弓箕道合爾
贈其官周可賢乃具官某之父維孝友于因心慶篤硯

耕力穫資為三釜之歡原歎永懷發彼雙荆之潤曾操甘以娱志薛推肥而解憂義報其天有足多矣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輪戓師蓬鈎可通御取爾孝義教彼忠貞泂酌注兹豈有異乎用特贈爾某官揚名顯親之道無如死忠闡幽追遠之文所以教孝嗚呼爾父爾子國靈國榮

母

制曰朕聞緬胎珠於身而其鱗即紫虎襲氣於母而方

生已超故夫毛裏相資亦若主賔交酢況於干進俊物以顯臣忠詎不李杜齊名而徵母訓爾贈宜人張氏乃具官某之母斯饑以明季女正位之曰嚴君所求乎子可得而識也夫人中材咸資鼓勸若乃道德所蒸章其氣決剛大之塞垂為彝常誠孚魚豚聲震天地如斯之義豈易為功原夫生即天生知其教必胎教非徒九熊畫荻勗以微名詎若郄鲊麾金由於驟激以是奇爾贈爾淑人君子人與徇國艱貞之節母氏天只倚閭忠孝

之心融洩黄泉光輝彤管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危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絶塵大剛制物可以負繩蟬蛻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輶軒之使陟於鎖闥之班游歷清垣旋臻天掖鋭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

宜夔睢坐别時謂司隷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媪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竇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逈峻尤為矰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黄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没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敫顯秩雷震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太常寺卿錫之誥命

以爾臣忠章為子孝泗濂之義生死同揆下壺誠奇王
裒可念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傅說之星炳彼丹青實
入地萇宏之血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曹于汴

制曰夫道承危而章亢形至敝以得完所以松栢實寒
淵冰幸盡茅焦當蔵則有愈奇之稱史鰌既尸始歸直
哉之譽爾具官某尊其性命學為聖賢窮理存誠養氣
得浩沈默寡語而諫古撓霆和簡近人而嚴骨料虎君

宗領士朋黨著碑貞十年而褫終朝來七日而凶八月會逢鼎運召入中臺之紀之綱以為燕媚不茹不吐而無畏侮惜用不究其人已遐斯歎三彭不遺一老朕以天下功效不立治平無期咸由詩書教衰廉耻道喪朝無耆舊人昧典刑是以漢師無功則思法直唐律既否乃歎魏徵先見興愴於曲江奉公隕涕於征鹵以今視古何獨不然兹用追贈爾為太子太保錫之誥命依其蔽芾宜興茇憩之思望彼鬱葱即下樵蘇之禁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

制曰夫流波衆逐則知碣石之功烈焰胥焚乃表靈光之福故論先事定瓜必潰而何包身為國留果雖碩而不食具官某包國之元氣為德因人之精神制才昔者妖弄潢池亂成張角東連曹兗北震滎商雖滹沱恒岳接趾之間亦封豕修蛇飛肉之地爾時擁旄卧護啓桀聲援犄角為功牧寧以奏獻因矯虎晉秩雎鳩於是龍亢膺滂雞連京貫繫爾獄獄罣於信信夫有破柱之勇

而怯者颺辭而表閭有請劍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表閭等之修墓入幕甚於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宋璟絶言而鐵石張彖興歎於冰山而鬼彈星飛獸機颷發大官須饌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銜綸示行誅寇準之狀洎宾鴻已舉而斁澤猶羅竟題元祐之碑幾入同文之獄令者天心悔禍逆首膺誅朕用是顯爾孤忠陟於小宰姬旦鴻遵而歸渚悟啓風雷召公鳳翽而鳴岡諷存車馬願因舊德以集羣材用晉爾某階嗚呼今一

陽乍復百效未臻如琴瑟之盡解以張譬鳥獸之方革而毦異爾知人之哲底績為期尚勵初心益堅晚節彊直已效詎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内而采薇外

妻

制曰蓋聞據勝五陰之上者士有得與取償七日之間者婦無喪茀衣當笥發鐘亦宫闈惟否往則喜來故子紱而我佩爾具官某妻淑人丘氏主婦莫莫形為室牖

之儀君子陽陽偕有房敖之樂誠靜之譽所從來矣洎爾夫翱翔中外鞾鞈聲華可謂曰能則知其助意必有窺狐趙之識謀戎蓋之忠而況直道再違離憂獨賦艱難險阻惟爾共之今薙屈方伸乃駕戩宜福王仲卿既貴彌念牛衣辟司徒之妻㦤驕石窌是用仍封爾淑人於戲義比王臣亦有仔肩之弼時當有道無忘負戴之心

戶部右侍郎錢春

制曰大學以財用歸諸性命周禮以會計明其純王斯
知阜民儒者之能足國上臣之務所以農父若保極選
名賢若夫小徒建邦彌難倅乘具官某昔者霜驄坐振
白筆不眠羽翼吾徒紹明正學陳瓘國是之論取忌商
英范滂澄清之名幾從元禮而京房魏郡汲黯淮陽淹
久蓬飛旋當茅拔方道光於卿月詎禍極於閽氛時則
龍亢君宗雞連京貫詔求鉤黨獄署同文忌爾嶙峋不
同蒙落褫衣未已懸鑕以須所不淪胥殆有天幸朕既

即位章顯忠貞命龍汝作納言抑由可使治賦維山甫
喉舌之既効知君牙邦國之所依而爾左握五典右操
七筴法參平凖道本流泉藾轍勵圖報於瘡痍李絳絶
徼恩於進獻偉兹版貳何赧前賢用授爾其階錫之誥
命嗚呼今國比空甾議同木㦸羽書遙午一井竭於五
餅籌箸盈庭十羊分其九牧維爬梳之極慮必出侵牟
而節省之深心易流纖嗇資爾正學佐以精思要使正
德厚生遠淩貫粟朽紅之盛庶幾阜財觧愠上賡卿景

爛熳之歌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姚希孟

制曰國家甚親儒臣以為由其道則可以専氣而致大是故天下之廣塗高載莫不與之矣今以為其居至静可以柔持埏鎔其德必歸於亂國可容平世亦無所自見是天下之大遒史䲭王嘉則不為也爾具官某學廣識尊搴而健立孤岸逺物莫能緣者時值京貫朋奸羣邪醜正求剸爾腹則有百端夫小人之心以為致之不

可得致舍之則將乗時得輿以大返其道憎主人而騎虎不得脫爾是用譴逐示端網䈯日出當此之時爾猶鹿也走於山林命懸庖廚嗟乎使爾得事朕今日豈非天哉朕既開昌世局妙簡宫寮維爾精能風道彌碣用晉爾階奉直大夫今天下如木顛初蘖未可嘻怡笑歌求之也朕實寶百爾憂患之心以其才智所出可使世大治則無如爾動忍者抑古人夷山而險堙爾其曰臣無忘堂阜即一日㫄求朕喜得爾矣

妻

制曰今天下狂然以求富貴富貴之物使天下自賊而相讎天下之好趨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非其所與冒然而從之則相逐而敗矣故道之可守莫如其貧賤之心人之可交而難忘莫如其往夙夫婦亦然爾具官某妻贈孺人馮氏昔者禦冬視夜申儆陳規使樂羊去而不歸許升由之坐進斯已難矣今杜羔既第荀粲彌傷雖富轂可偕而困藜早據牧犢朝飛之怨川魚中折之

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愾兹用加贈爾為宜人百年之歎

有繼遺簪七日而還毋嗟喪茀

繼妻

制曰朕覩漢臣王章妻呵章使不泣牛衣何其壯也及

章既貴顯欲上書奏彈大將軍鳳而妻顧又情語呢呢

使章用其言者没矣若爾具官某繼妻封孺人某氏天

或殖之是誠女士跡其食貧徂爾恐懼惟予規切明星

助成霄漢迨夫㲱開北寺獄構同文爾夫以士譽君宗

禍同李杜雖風波湯火日益侵尋而簀翻房敖相將自得斯於王章之妻抑有進焉者予玆用晉封爾為宜人冀當子紱我佩之時彌存士旦女雞之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

勅曰文學之臣不使言事而使之靜治其文章使之靜治其文章是使之無不言也天下之論議歸諸阜囊猶東海水歸諸盎耳文章之心則無所不入是故儒臣之盡忠也上規禹皐下循工瞽盛世由其道而不知時危

道傾則蓬勃而見爾具官某含吐劉邢攀提史汲當閣氛火烈黨禍颷興棒起撞郎令行逐客入地滿甚宏之血美新盛揚雄之文愚夫首濡智者舌噤而爾獨義形於色情見乎辭發策詢時譏切不避搜才考議蹇諤者良美厥青緗居然白簡而科第風漢發士良之呵燕麥玄都促連州之駕褫衣不已爇鼎以須當此之時其危至矣今朕即位除兇顯忠擢爾宮寮以風百爾而爾益宏棐迪彌著聲華用授爾階儒林郎夫人氣立則能見

子大夫有其任矣尚益廣識沈幾以通天下之故朕望爾美醴舟川詎矜矯自見則已乎

父

敕曰人父之教譬諸原泉霏霏吐流雖旋折致殊而不匱其德爾原任元城縣知縣封翰林院簡討顧允忠乃具官某之父剖竹百里飛花兩城禁令所施歸於氣道樂只之意蒸為神明遂使瑲暴戢蹤盜酋授首銅塘之山保其地脈萑苻之澤化為天都又且抗豪藩於翼虎

之時牿權貴於童牛之日嬰凶捍患節晶道光以彼窮戚視令猶蟣谷肉承利觸手能糜烏知亦有挺脊戴頭伉然而出者乎爾教在躬固宜有子用是加爾如爾子官大書建奮父子之良彌章暾毅剛方之種

太常寺少卿沈維柄

制曰夫為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發其朝氣功利富强茁然而欲見王霸道雜與治日遠朕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疏神人之和若傳烽可

召則至治已有能爲朕夷夔者予具官某昔以健令塞
壯梧垣蹇諤能言彊直自遂而釁生於破柱禍極於沈
河猿亡致延弓失忌得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矧爾亢貴
君宗示難鵠的繒繳之及固其宜矣今者莧陸既決碩
果僅存台首諸垣俾奬羣吏而爾法辨荃施道和硝乳
用使繫妖之氣化爲明霞元黄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
績擢貳容臺昔兟顯寅清漢遴忠孝若其以爾精義出
爲駿奔達禋享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皇文章

將九敘坐歌三靈自順禮樂興舉詎須百年乎用授爾階中憲大夫嗚呼朕即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之情伐鼓而號於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俎豆之事勿曰嘗聞往而學焉苟通其故大治日出雖至於臧因獻泮朕能知所由來舉而功子已

父

制曰朕覲古之帝王甚貴老而尚德故其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黄耇朕既肇舉臨雍乞言展禮而憲老無聞朕

心甚愧若其有為搆獲疏奬室畨朱紱方來道固光於
饋酳已爾封文林郎沈岱乃具官某之父以朕所聞非
人能及蓋其不以酒肉明孝闈闥言交外務周施内存
守畚瓢攖風以為多事榫役水𡚁其櫟心而貽燕得賢
握固取壽穀有後而豐下耋不嗟而缶歌茀禄爾康莫
斯若矣用封爾某官嗚呼夷作秩宗洵聞詩禮壽如箕
翼斯關治平幸勉加飧朕善養老

母

制曰蓋聞趙深嚴服而陳訓崔放脫帽以導輿並以司常貴卿上承壽母殫醻暉草侈盛簪紳若乃鶱玉自華而魚銜已竭毋兮鞠我詎不悲乎爾贈孺人楊氏乃具官某之母其子也才知母之德母德猶之天氣變物而不知子才譬若土膏領和而自動是故爾子昔抗封章由其倚閭而憂國恤今虔俎豆本諸從舍以依學宮夫尊美玉者貴陽田攬良材則思雞麓雖畜不卒何日忘之用贈爾恭人於戲奉璋攸宜以表箴操績何為而干

愆疏榮明報尚祇承哉

太僕寺少卿蔣允儀

制曰朕觀古者命官冏伯以奉屬車糾繩格心則盡責之豈緊我国且古之人主甚尊禮樂而輕富强是故禱差致吉攻同獻功吏自治而能其官其天子不以誡也朕師其道極選僕臣取諸履貞馬則不問爾具官某正學嚴節道亢君宗凡其升沈動關理亂昔者皇考膺圖悉徵舊德衣裳輪轂一夕四馳熹皇初年綏綬相結時

則正人大奮道昌而光既一二年陽亢陰茁奸生於指鹿釁開於履虎一擊不中蟲鳥易形於是節甫操繩𪓐京握鋸扺割朝士如封豕羊悉以其餘投徼扺谷其時君子名尊而禍烈矣迨朕即位除免獎忠表血長宏釋囚箕子蘭蕭既辨鞶帶知榮雖藐德何加而清明如滌嗟乎凡六七年滄桑三化而爾蘿伸生死其間亦云極矣固以治隆與隆道喪則喪取凶亂國受福明時爾所居身不言可見朕是以俾之大計史其既效則於是乎

有司命而馬斯滅用是畀爾其階嗚呼念之哉伏莽升陵道可畏也見能絶過示不可乘本握其堅蟲亦不孽夫謹轡筴則無敗轅有如不信盍視諸馬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

勅曰朕除璫禍則有以大見天下之才者三夫抵權則其力徵燭微則其智効履險嬰患之心可與慮天下事此三者逐臣之能著於日火矣是故朕求廢如不及今朝夕納誨之臣什七取之黨籍而朕信其言若信寒暑

也孔子曰信而後諫朕今日則又何疑焉具官某朗照不疲彊直自遂公穀之學衰舉南宮曾卓之能表著東海遂以巽等擢於留垣中遘閔凶積久淹蹤泊膺內命適與禍期時則京貫作朋應滂署黨權尊定策獄起同文維爾義頗爭髮諫舌摩切竟逢彼怒因致汝遷仗馬一鳴京兆五日雖冥鴻之心適還寥廓而山鹿之命尚懸庖廚會朕膺圖除兇雪鯁召仍舊職冀來讜言而爾風節彌嚴諫書日上塗歸駁正岸然不阿雖復元素回

天兼謨返詔孤忠鯁固未有踰斯者矣用授爾其階令將懦兵驕羽書遝午庭圍交推幾於無策維爾職兵豈忘斯疚尚亦申討軍實畢智竭忠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正人之能斯不墜也

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房可壯

制曰朕觀往代諸賢罹於黨禁者漢如逝波不返宋爲螢光明晦迭出若乃大明中天不疑斗沫莫如今日矣雖凋榮靡齊而歸論致凝比於樞建是故數十年公忠

之士用之至今猶未有殫者則朕甚恃其人哉爾具官
某孤清自命彊直不回當逆豎矯虔正人淪喪維爾剛
腸嫉惡危論撓權遂錮膺滂幾從逢比會朕御籙召還
中臺由其倔强如初小復淹踈於外陪京水鏡南國羽
儀不以浮沈形其喜愠朕則嘉爾正色於前秉襟其後
若以斯致方諸古人庶幾衣蘀從容茅焦之輕生死虎
貜持軏中黄之制貿窮者矣嗚呼昔在爾父逮事神皇
掊牿柄臣闓闢遷客其義不墮為教之成如璃既晶注

水逈映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頃復晉爾璽丞漸躋津顯今海宇騷然國靈未振以爾正氣純忠形為能事豈有難乎朕不能含骨挺不二心之臣而外求矯虎則已明矣爾其厲須且有後命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周延儒

制曰夫弼直斯休命有歸臣喜則叢脞不作故殷武以阿衡震其中葉軒皇以風后配乎上台國惟元臣道綜萬有苟或舉事即必歸功況撫衣冠弓劍之懷詎忘主

瓚川田之報爾具官某稽古多聞救時宏負當其大廷發策史局翹薪廣川舉首於天人沂國抑心於温飽既嘗峭崿畜氣勃窣鼓能然猶以處囊之心韜鋒華於不試時亦有應弦之智章尊俎之一班所以物莫測其所存朕獨明其有用力排衆論簡副民瞻方當烽火之頻驚急而求子何如司馬之入相閒者戒心而自爾升庸暨兹崇極咸宏棐迪卒殫祖荼陰陽乖忒丙吉所憚邦國若否山甫能明至尊獨憂以為阜四郊多壘懐其耻

蓋朕聞之任大則思深居高而道廣故先遠業而后小數者侯霸寛大之心無顧慕而有兼容者温國公忠之德有相之道舍爾誰言若乃夙夜在公宏纖不罣勤身之至近世所稀夫燮理錢刑豈相兼之業斷謀文變非一氏之才詎有左右求逢方圓取畫如爾岸舉示其精能斯誠平勃所未聞雖復璟崇其曷貴矣屬以山陵告竣神人協和仰橋山之崇邱懐甘盤之舊德用晉爾某官錫之誥命於戲今廟算日勞疆圉未靖民力已竭士

氣彌懷威勝法窮禮疎才絀惟余隕谷厪爾納溝尚冀肇敏戎功克紹乃辟以扶植人材為本計以斟酌元氣為上猷砥矢可以化荆榛禮樂可以治兵革苟交修罔棄無忘鹽梅酒醴之心庶相和以歌不迷卿景星雲之旦

左都御史陳于廷

制曰國家欲以法致治必求正人政事欲以察得情必求舊德惟正人道足勝物惟舊德心不近名趙尭以代

周昌兒寛之屈𥚃大維斯之職萬寮所宗苟得其人一夔而足具官其正學有源强骨獨舉始由循令入為諫官汲黯居中必無曲説范滂治外必無澆風洊歷華卿旋臻小宰方資衡石忽罹網羅時則勢在北司禍同東漢人逆我之為惡蘭當門而必鋤惟爾祖謝同心以奬王室遂亦李杜駢首而竄黨碑標逐見端刀鋸行及所幸天留碩果世轉元茅自朕纘服之初遂下賜環之詔始則陪京重地分南國以憩召公終以先朝直聲比宋

宗之還唐介入臺未久下令如馳朕惟刑法者煩苛天下之具苟不端本則物不從紀綱者長養一世之源借以厲物則功不立繄爾道先克已令取和民持法法行震物物服清霜所厲元氣俱流雖景讓極威於汎樓范諷矯苛於横梃寛嚴之則詎若爾宜者乎玆以功敘晉爾某階於戲朕欲區分邪正别白廉貪而所司奉行或出苛細小人乘間以侵善良斯非朕心適為治蠹異爾正色彌勵初心毋謹雞而漏狼務祛莠以保菽必濟世

正直平康之福庶章爾大儒元老之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宏圖

制曰夫汲黯升而悍藩起憚李勉列則衰庭改尊斯知正直者名功之符名賢者起世之藥所以衆鳥屈其累百隱豹威於在山爾具官某神懷明審風節遒騫當其筮列臺司值正士罹亢龍之悔及夫再參法從除免閹形指鹿之奸而爾遇君子則道務相成琴瑟戒其專一待小人則義不少借枘鑿格於方圓喬松絕援清霜獨

厲穀洛不鬬淄澠自分斯昭砥矢之觀足砭波茅之逐爾其攖鱗抗論强項撓權幾於對簿同文僅乃掛冠神武是有天幸殆為朕留洎夫見晛曰消如茅斯拔爰懷耆德俾副中臺又能提振紀綱端肅内外蕭患開之公亮奉法不阿李景讓之清剛正色無避詩有之曰价人惟藩斯言名德之藴干城尊俎之制萬里是故攬西臺之勝氣推元老之壯猷用晉爾其階錫之誥命頃復陟子司空俾佐邦事而爾營綜方始倔强如初尹卿之抑

懷貞宋璟之拒思勗皆朕所尚咸爾之忠尚期畢竭爾能不回斯志能見則世益尊其氣志至而物莫撓其功邦其永孚民之攸墍

倪文貞集卷一

倪文貞集卷二

明 倪元璐 撰

制誥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劉鴻訓

制曰夫台文上耀則三階之象平鼎實中宣而百族之膏聚故平成府事虞嘉永賴之功秬鬯明禋周報孚先之績凡兹令主咸有隆施所以章勸崇勲樹型列辟爾

具官某男子生自魯國氣象如其泰山立言有章奉使不辱洎醜徒儺正此輩之謂清流直道違時彼譖以成貝錦登州一逐玉局為空屬朕纘服更新用人求舊政軒皇之六相懷秦誓之个臣而爾夢應吹塵兆占畋卜首探枚而得何上帝賚予之奇自射策以來知太公望子之久甫參密務遂著嘉猷咎繇敬撫五辰以凝庶績少正快誅七日而絕詖言朕喜肱良民歌距脫猶且蒲宗孟不滿司馬豈有宋藝祖而信德驤斯明任功之難

聽言匪易爾益謙形虎尾皆存鞠躬盡禮之心知其非
諂犯顏之義本厥無欺顧嘗靜居繹爾良誨規遠執要
者政蠹之芳芸久任寬征者時痾之切藥朕雖不敏能
無憬然茲用覃恩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今世晦而
明譬木顛方蘖而兵革不息禮樂未興上無成謀下有
伏莽災祲日出哀嗷四聞令亦人可從而從者必法使
民難犯而犯愈多可曰已安益期匪懈若用汝舟楫霖
雨罔不同心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兵部右侍郎唐世濟

制曰夫威先制人則齊俎操其勝氣智存應變則漢箸薦其上謀所以圻父時呼丈人終吉惟坐籌者貴所重司戎若比竹而吹彌難遴乘具官某出飛慈雨入凜清霜隨所致功歸於濟國鄭僑有乘不及杠梁馬隆能車動成圖陣章江巨鎮方叔壯猶人賦新田碑傳峴首旋因衆望陟貳中樞坐席未温敷羅俄及時則司分南北謁者兒多血判元黄同文獄㵋忌爾飽宣彊直忽傳賜

玦之辭亦為梅福先機適愜掛冠之願洎朕御極博采遺忠僉曰汝能召仍舊職屬者羽書旁午戎事頗𢹂雜蟲之孽遠擅西南赤白之九時飛秦豫維爾引慚多壘樹侙維藩竭志畢忠出奇制勝姚崇暗記王庶口陳周練明通庶幾其匹矣兹用覃敘授爾其階嗚呼却馬以冀斯為有道之郊隱豹能威所恃在山之勢今兵驕不戢將懦無能驅戰市人呼糧匱橐皆為敗道未有勝形冀爾竭能為予宣力倘飲御諸友有吉甫燕喜之時則

拜命岐周即召虎對揚之日

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右副御史楊鶴祖父

制曰瀰天之霖蒸於膚寸連雲之構托於崇基故夫來哲有興則椒條賦其蕃實前薇未墜則瓜瓞追其本初未有孫謀不由祖烈爾楊兆瑞乃具官某之祖父宇品襟靜道周德全洗馬神清少嬰羸疾夷吾體正弱無弄心若乃義報其天道棲於貴鄉署高平之里家題花萼之樓雖使黄童扇誠於江夏伯淮被義於天水子騫孝

已連趾而趨庭馬况繆彤聚廬而發鐸方斯高懿未或
過之至於宛彼鳩鳴月斯征而誨子振斯鷺下歲有穀
以詒孫軌既以端澤亦逾遠今爾孫萬邦為憲价人維
藩召虎之功興哦江漢温國之望喧動邊陲欽楊傅而
思伯起之賢拜陳羣則表太邱之德譬之嵩高仰嶽瀆
祭先河是用追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亭舊思賢望伊
人其宛在陵新下馬識華表而歸來

祖母

制曰夫詩咏詒孫易占過妣此言開宗之業下引而彌長胥宇之功中褰而始大所以晉王母之曰福烝先祖而孔偕爾劉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於女則師維士不櫛當其笄髪未字已貞匪石之心及夫槃㮣致虔獨竭和灰之孝郝鍾禮法秦石詩書遂可封署宣文謚加誠敬而由房之樂宜爾家人徙舍之功施於孫子雖賦詩送朴能偕鹿隱之高而抗表報劉已發烏私之義矣是用追贈爾為淑人嗚呼歌六月之詩所期吉甫徵三世之

教宜旌泰瑛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

勑曰國家傾不以吏事辱儒臣其道則使之守氣湛幾棲於至上而今則由之以循牆姍步多畏而寡持譬之導引然使之瞑目以求之而乃頹然而取寐此可歎也爾具官某匹錦探懷今之江令逸珠盈梡有如盧諶舉首宏辭俯瞰列宿中遣凶閔經久淹疎當謅多抱槧之年則逆豎張羅之日維時奔走之輩池鐵並飛功名之

徒囊錐畢見而爾獨不求署職閟然草元洎朕膺圖始班禁近初以金門為避世之地終焉天禄有燃藜之光朗識不撓孤標自拔比於范滂抗節梅福遺榮雖菀枯不同而風道何異所由知爾則以是哉兹循章典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嗚呼以子為豫章之木七年已見其材矣以子為丈後三年且用子子益務矯勵恢宏以需物色即帝告朕不如朕自見子之明也

妻

勅曰朕讀洪範之書曰使有好於而家先王以爲使人之情遂諸此則可以責其功矣易則有悲焉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此以其藜石比貞耦德而歧命也耦德而歧命聖人以爲天剿刖之矣雖赤紱在後猶以爲甚困嗟乎伉儷之重不其章歟爾具官某妻張氏在婦稱良與夫齊德當其蓄當冬旨雞以宵鳴使仲卿輟泣於牛衣樂羊就功於蠶繭斯已難矣迨夫杜羔既第荀粲彌傷雖富穀可偕而困藜早據牧犢朝飛之歎川魚中折

之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感用贈爾安人詎釋笥裘之怨已疇紱佩之盟

繼妻

勑曰天下之智者必近取物也造車輪者觀諸秋蓬欲為人臣取諸人妻之道今為妻之道曰相之而已故取相業於妻猶為取影於臬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此之謂也爾某官某繼妻朱氏聲聞於外美在其中曰孝曰勤不亢不妬凡此四者可得言

矣然而張仲道存孝友姬公勞著租荼𠃔嘉令儀山甫之德有容無技秦誓所稱爾行雖微可以鑄大令爾夫鼎鉉之業鑪鞲以時使其以爾為師顧而相問豈不賢於馬蟻勝彼棘童哉是用封爾安人既章美於副笄尚加功於雜佩

父

制曰國家張官如畫方畔馳驅之吏播其宏勞文學之儒持其靜理參辰異居不相顧問然而父子至誠精氣

相取鈞御通教如蚨往來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參議蔣光彥乃具官某之父居沈取壯孤體絕倂昔令須江健而靈見縱囚休返囚以期歸虞延曹攄彌非俊物威蓄霜斷墻虎戢彪使姑篾之金不入天府仙霞之山有其地脈致命遂志績溥道光東甌之功又史所贊時盜蜂擁禍出肘趾顧張高蹤坐客言笑而欻然縛昇飲酒獻功斯知狄青宵飲未是通靈張綱單車猶為注險矣洎於藩參百粵威行九真名首坐俘偽稱以褫嗣功馬

援題柱有赫興鑒李廣殺降無尤申錯威恵如錦相宜用兵之長未有過者嗟乎朕今者安得其人而用之哉兹晉爾某階爾教不墜下將機雲以爾精氣傳於爾子乃為渠迪朕學甘盤爾德之舊今猶食爾行相王旦酬爾堂槐

母

制曰朕觀詩書繁稱以求士行其於婦德則不欲責之甚詳然責之已詳矣樛木之詩曰豈弟君子易曰家人

有嚴君焉栢舟曰母也天只此皆離其事以命之欲使天下之弁繼者盡廢其所畀持而以大廣其道是難能也爾封恭人陳氏乃具官某之母自朕所聞靜婉之貞著於錡釜而爾夫賴之以健正而能其官自爾相爾夫以共武定亂而教爾子使之湛然英華以有其黼黻文章之事是則爾以柔命德以剛命才持將與夫持相與子爾亦猶龍不可方物用加封爾為太恭人爵其已貴滇所未須彌章學旁俎豆之功遂極王畿板輿之樂

翰林院侍講王鐸

勅曰朕聞之揚子通天地人謂之儒儒若此則可以爲大臣自朕即位不遑暇食以旬三日視朝時則召對大僚以下日以朝受古昔先王之言夕攬決庶務然皆樂與儒臣共之朕以其所持沈閎浩遠可以規大若乃縱藻揚葩朕則不貴爾具官某學洞根宗才凌祖構竿翠逸珠積於尋椀春華秋實兼有劉邢典册高文知長卿之當用軋茁刺刷格劉幾而不收斯於宏辭庶稱巨擘

若其至者又可得言夫侍講有真伊川主存誠之學執政不足安石乖遺鉅之才而子載其敦龎游於廣大既已追宗洛下邁跡臨川決子鼎鉉則猶著莢茲用覃叙授爾階承德郎令國家相業並東而歸諸文學之吏此猶取火必於燧也朕既頤覆子名發且有日子尚以其時益修體用之學闢而鑄錐則豈有及

國子監司業陳盟

勑曰以士測治亂譬以葭灰測氣也今學官之所屬莫

大於辟雍然其道固不可得行矣夫本興士行而遷其術於理財明珠彈肉其得不復今既不可驟更而教者之心曳然日遒是故朕欲得韓愈陽城而用之爾具官某存誠之學能致其才玩物之功不喪其志氣義激烈風體孤騫當逆豎掉尾雄行致諸賢駢首就戮爾雖外存潛遠陰竭周旋足使甯武歸愚朱家讓俠寧履虎尾幾罹雉羅所不淪胥殆有天幸朕既即位擢貳成均鐘鐸所施雲霞為煥自閭者美斯之論極於子衿畏壘之

楹上侵孔壁三光黯没萬類湮沈賴爾滅竈更紘漂新發采燕變之象可得而覩殷序周庠道亦不遠也兹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嗟乎匪獨兹士維朕則亦受學於甘盤尚宏迪棐以輔台德於兹小誦不其徑庭

父

勑曰朕循覽史傳或譽猺紹曰君復未見其父蘊顗之才曰壞有子斯知父子之道如土圭日景可相測而得也爾原任西安府通判陳進乃具官某之父博物窮通

居體致才秉鐸雲蒸知楊震講堂之德分符霆厲歌王
祥別駕之功至於力抗豪猾威行彊族董宣貴項陶令
尊腰氣激義成位沈名奮凡爾子之嚴正凝蹇著於宏
文皆其於爾取型有光無墜者矣用加贈爾某官三槐
庭茂可知獨立之心五柳門清不沒如生之氣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

勑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
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然至於今者美新之文反或

蓬然而從天下嗟乎自漢宋之陋代有劉陶陳東而高皇帝之敎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永然敗則滅爐而更鑄之其道甚徹言告師氏爾具官其出自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詩拔萃宏辭則以三長治史侍從之選啓沃方資而爾寧徙海而溟捐槧作監是使歎興宣室忭遺紫薇然朕之意亦惟言念豐芑有佩陵莪藉爾九德之歌振彼八風之舞乃爾鐘鐸無閼杖鼓相將遂已天廟光迴石頭秀出唐閹既殛

楊埴極選於名儒宋禁方張汪逵抗爭於偽學成均選席今古同揆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嗚呼朕則使爾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為長也爾益務端軌飭躬譽髦斯士而既效矣朕則旁求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

勅曰朕聞之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古之君臣貴直言如此也堯舜之世其臣皆不及其君而四岳則必與堯爭四岳之與堯爭鯀是四岳之智不如堯也

然堯甚賴之天下亦無有疑於其都俞者爾具官某有其祖若父之文章政事而騫為氣節篤其忠貞向者令永豐豐之人化其德今朕即位寘於掖垣數月以來子則為朕糾奸別邪章忠發滯條區兵事經量國計味子之言如箭激火騰蓬勃而出是則子以堯舜期朕而將與朕爭然無有如四岳之墜言於鯀者彌益用貴矣茲以覃恩授爾階儆仕郎夫子於職可無不言而領金倉為專務今羽書蠭午飢軍四呼積貯之為大命甚審而

自朕察之疑其侵細司農但曰仰屋執政以陳平之言為體要朕不知所裒尚蕒子殫忠竭思以大道治平之經紓朕憪歎子之言藥也朕則必以為醴而甘之

妻

勑曰訓婦之道内則女誡有其專文使無多聞識然而曹昭左芬宣文君之流何其藴也自朕之見誠使天下女子得盡讀古先聖王之書廣其志行深明理道以相厥夫子豈不亦猶朕之有諍臣歟爾某官妻孺人邵氏

中郎之女能讀父書聞其握簡敷編酣忠飫義興慕發歎氣溢膏鉛斯誠儒者之雄可以巾幗朝士凡爾夫之所以修正嚴鯁出稱循良入為名諫者其資爾內助甚明矣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此言齊德之砥比於良朋也茲用覃典仍封爾為孺人凡諍之道為人臣及妻則皆得取之爾既女士豈能復為妾婦乎爾夫鳳鳴之譽赫矣女曰雞鳴尚無替諸

父

制曰漢書最稱石氏家法揚雄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要其所持以馴行為貴其父所甚責子者惟坐車入里門其子因之馬書尾五致其畏慎而已朕以為是父子可居里閭不可立之朝廷之上若乃萬年教諂子咸不承阿鯁異持道固可怪爾原任參政瞿汝說乃具官某之父有王章唐介之直官郎時能以其職抗璫使矯虔坐戢為國守憲為節浮歸於氣道之用夫人氣至則業光道立則能見是故能神明飭吏蒸變程材爾先

臣景淳以英華道德為國球訓而爾子式耜今又以彊直敢諫佐朕新猷譬則其筠也繁生而不墮其節此可使舊建蓋同年咸憾異已嗟乎朕安得與此人同時哉茲以覃恩進爾其階雖無老成人尚式典刑於爾子昔之人主興懷舊德朂則猶將愛之況其所教誨而似者乎即金鑄爾不如寘爾子於側之不忘也

母

制曰夫有妻之道為母之儀莫著明於律律曰同類娶

妻言乎金之贊金木之贊木也曰隔八生子言生於金者之仍金木者之仍木也凡六律相配其德無不可以下生爾贈恭人施氏者故某官某之妻今某官某之母也以爾之左執詩書右操禮法而爾夫取之則公正而能其官爾子取之則忠篤履方而有諤讜之聲於天下爾之德猶淵然酌焉不竭為人妻及母若此則可謂特達者矣爾子既已通顯崇積名行而爾元壚閒然朕心甚惻用仍贈爾為恭人夫爾子之不忘爾栝棬也朕則

何有於翟禕爾其祇承亦尚冀爾子使無棄前勞爾丸熊之功則亦豈有墮乎

刑科給事中王繼康

勅曰朕求言甚然今者議清於下聽專於上使言者知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天下之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效期來效則不如返而稽其往功岐黄既起死而其書乃信爾具官某神懷激朗風議健持萬石家聲伏生經術祥刑之政皎若清霜

大江以南哦猶吼霹夫制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
則中淫明清衰而物遁此雖使臯謨吕誥齊喙而發箴
於尉釋之共曹而容麗猶不能以執其倫要乎彼成輸
若爾審克之能已絶浮頗之聽朕嘉異政擢爾禁垣而
爾逬勃鼓忠幾深選識坐席未煖諤論已攄陸語輸新
買言失至蘊崇始發芓甹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一言
斯可驗其九苞徵其百折矣玆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
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即以爾之能言繁稱廣説旁極

百端猶以刑為大氐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絀寬苛並譏猶梗偶相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資爾鯁固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敬於刑

福建道御史馬如蛟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璫燄覩聽胥慼如燎方撲迷於聚烟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滌六宇者其臺諫臣乎爾具官某晶心靜明正骨彊立昔令山陰惠政挺紀雲垂

風抗童禽會靈是故朕以豸冠旌其亀爲火正廟之曰
壯霜當秋而取嚴而爾鳳不難鳴鷹始下擊首則爲朕
抉形鼎魅聲罪窮奇快少正七日之誅暴商英十年之
憾時則同文解獄元祐仆碑而爾又表薦遺賢抗陳滯
罰欲以郭隗致駿宏羊召雨瞻目明張風吉搴壯而又
爲朕剔贅薙浮條單策弱大搜穴鼠遥算波鯨自爾入
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讜論飈興是知陽城七年寒
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嚣鼠之忌深如爾忠能可曰適上

茲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嗚呼朕愽稽官制察百爾之所持補闕拾遺道存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囊出而攬轡高岡一噦未謂來儀白筆不眊豈當上節繡斧佇授山岳侍搖期爾勵此初心要於底績倘懐孟愽澄清之志彌章文通獨步之名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珙

勅曰夫囊斧在握鋁鐸四下怯夫奮心舒壯頎舌斯不難也若乃董宣洛令崔發鄴宰項彊貴主威行猂涓事

之難為有如超海且夫氣持則法立也朕求法官必取之健吏以為擊物無鈌惟純鉤湛盧為可恃耳爾具官某家起新都禍期逆豎時則匹夫懐璧較尉摸金元禮受告密之封朱勔領應奉之使湘山可赭歴陽幾湖而爾乃奮身以持致命不顧當此之時爾視湯鑊則猶冰泉卒使虓虎坐馴驚魚不害朕是用報以執法資其讜忠爾則糾奸遂良梳疑剔伏至言新語轢貫凌山以其前有履虎之貞固當不難嬰龍之論夫爾之鯁固比於

原泉有本而不涸也茲以覃叙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今朕之意欲使天下袚滌著新如日火顧惟御史埋輪攬轡可得為之然使爾以今曩之注分於鈞瓦則道不行矣故曰刖足適履毀方為圓言墮趨也爾豈以濇井而羸缾哉朕朂子則以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勅曰朕力追止輦欲以厲諫官之氣而使與朕爭然而

以為臣軌則不可也且夫氣者諫官之所自治今欲自朕屬而有之此豈可恃乎譬之革鞠然其氣甚盈而觸物則潰然墮爾具官某骨正以堅才雄而決當瘡痍兵燹人歌蜀道之難而弦誦桑麻獨撫宓琴而治是用嘉予擢於西臺爾乃引吭長鳴剖心極論一揚節足坐剔夔雎凡諸條上之章盡屬憂危之論斷鞅守閤未足為奇吏輶王章差當比直昔漢文方盛而賈誼陳痛哭流涕之書元祐既昌而程頤抗宦官宮妾之議則豈可以

廟謨無闕遂簡諫書廷斷已章不㕒至計昌言可拜惟爾有之用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嗟乎爾氣道上朕則猶慮其竭也夫人莫不貴其朝氣朕務與爾共守之冀爾之規朕其亦以是言曰庶無暮氣而歸乎

吏部文選司主事晋淑抃

勅曰朕奮朝氣橪攌天下然視天下如敝笱然穿罣百出令條奏如雨良策日聞使朕日行一言足以致治而今不能是則非法之為也記曰為政在人茍惟其人朕

固當與主爵吏謀之爾具官某清朗不疲彊直自遂昔
佐大將作以辦洎遷小司馬而良遂以精能陟於銓選
淹踈既久奮熙於今而爾條貫無蹊夾袋如鑑棘籬金
練治以公清雀燕鳦鴻章其平察以今奸距方脫黨禁
初開鷺羽振而未充於庭麋夢安而猶棲於澤藉爾協
贊濟之名通是故使薪積無嗟河清不忍山公之頌豈
不諒哉會逢覃典用授爾某階嗚呼昔在皇考登用者
舊熹皇初載端士雲蒸時則公忠之臣握銓秉照荃蘭

萊旐耕若蒼皓芑苴竿牘駾而千里會遘克闔致興黨
禍然徽猶可尚前事當師是爾司南非為覆轍爾務懋
勉朕有顯庸

禮部精膳司主事閔心鏡

勑曰夫義禮相麗猶革骼之相附成體也朕新即位慎
簡春曹無所取之取諸其彊直而不回以為義立則禮
行也且夫波流之會特立者貴爾具官某識尊氣昌無
婩阿之意當令崑山罣於權宰時則視爾猶蟣蝨然而

爾岸然不屈如卵觸山旋致貶遷幾於糜碎董宣彊項

今又見之朕是用嘉爾擢爾司儀爾乃周旋無闕美聲

上聞本諸其彊直之志固不墜也玆用授爾階承德郎

昔唐李翺為儀郎以鯁峭忤時宰為時所稱當爾為令

道固有難焉者抑古人有言曰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

爾盍務懋勉有終人之操行則亦猶原田也不殖將落

父

敕曰才德者天人之所共報也報才者與人抑有遁焉

者矣報德者與天雖顯潛異遘淹驟殊期要其致歸無
或爽焉夫身沈而名飛未為失數也爾生員閔某乃具
官某之父鄉宗稱孝江海方才而身既不庸命亦隨盡
公明不壽飄零清酒之談輔嗣無年寂寞雞窓之語如
可贖也人百其身今爾子鶩鶩飛光豫章挺秀出為健
令入典清曹蓋觀橋梓之相承足齊彭殤於一致矣用
贈爾某官日月其除風猷不遠其祇嘉命以蕃國華

兵部武選司主事杜其初

勑曰朕聞謀臣盛於內則威武形於外此猛獸在山之說也故善戰者戰於尊俎夫有儒雅雍都而能佐著出籌屹然干城之重使機能內握勝心外焚者斯亦國之寶臣已爾具官某學非私利胷有甲兵束髮讀書嵩請纓棄繻之志策名登版表處囊脫穎之能修虔太祝選雋司戎俎豆既所嘗聞軍旅豈曰未學飲冰始事聚米成謀辛公義策幹鳩司流竭忠之譽裴光庭宣猷妝盬著修整之稱而爾兼有其長可謂英能特達寡雙鮮二

者矣用晉爾某階今秦中不靖黔雞未紓朕新即位悼前事之失奮然有為建旂設旗勵成斯志討賊之計朕則一以責之大司馬以及其屬爾其懋哉四郊墮壘則惟爾勲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

勑曰朕欲周知天下使萬里之形章於洞闥是故慎選輶軒之使而歌皇華之四章予曰有奔奏抑亦蹶生之資也爾具官某孤神絶照棲於至清應時開昌天罠肇

猼所謂般般之獸擾我文囿者與朕以其精能署之使職屬者天下甫脫焦灸神液未聚德澤教化隔於帷牆牂羊蜚鴻所在形告山澤之盜憑嘯不時朕慮志意之不通壅川取潰若子大夫之能斯必有每懷之誠形於六轡不遑之義托於翩騅者矣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此言廣塗之可遵初功之未既也玆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古者行人之官取諸機辯捷給以口支天下今則不然誠至為貴耳夫士懷欺則其能不出自朕即位

所曁殄澄剔既命爾矣吏之初試亦猶蒙泉也養而日濬

父

勑曰朕所欲禮者二道德之士湛其元修耆宿之儒章為人瑞此二者有道之主之所甚尊也今既已視學乞言乃二義未行朕心内媿夫輪轂不望於野更老不立於庭而以為世甚盛朕不信也爾生員萋立心乃具官某之父學道守己行為人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漢濵

柴桑同兹深隐周老漢皓比其麗宿如此則可以當與朝之物色矣況於教誨爾子鬱為國華雖不吾以猶有達其道者乎用封爾為某官以爾善善爾子以爾子貴爾如酬酢然豈不宜哉

嫡母

勑曰以裴秀之才而其嫡不以其故改姤彼婦則有然者也且夫義固得而母之則固其子也而筭繼之愚畔晝裏毛區判吳越夫是世故多孽子矣爾具官某嫡母

胡氏由其不妒而秉心均所以江沱可歌螺負能似令使任位以之推賢長吏以之字氓則僎可升公而堂皇之下皆吾子矣春秋曰紀季姜歸於京師此聖人欲以婦道化天下也是用追贈爾爲孺人令才爾子則必賢爾曰無忝爾所生豈有間乎子固其子也而名益彰

生母

勑曰朕讀詩至小雅四牡之篇乃廢書而歎嗟乎古之君臣其各厲其義則有如此也其臣之勤則曰王事靡

盬不遑將母其君之體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蓋先王之錫類也於使臣之母抑若有加焉爾具官某生母朱氏靜正有齋柔嘉無遂如月幾望娣袂其良維風及頳婦茀之得啓厥令子華予使垣知伯仁所自生宜毛義之有喜用封爾為太孺人嗚呼闑䦨女貞不必正位家人嚴君不必其父勿替爾教永終令名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知縣胡開文

勅曰國家故事即大賚亦若斷然有靳於郡邑吏需時

再期臺使者以其績上后乃司封以請祖宗之意以為畀之太易彼必將大忽吾民耳今朕即位恢宏斯道自士釋褐受選者罔不褒朕以天下之才皆可鼓勸而出則使漢金璽其後而朕綸綍其前未為失計也凡朕之意亦以為吾民而已爾具官某良劍飛江神則必發美錦登廟華而可尊造車七年發硎百里以靜觀之久當更始之時度爾必能出漢吏之廉平體周官之能辨夫威鳳之噦知其九苞名驥未馳決其千里遂以覃恩授

爾其階頃浙大吏上言時則五郡大水幾反而湖爾菰

城之民亦什五魚矣朕當食失箸豈朕之不德致之歟

今田禾盡漂饑又將至爾其驅車遄邁爲朕拊循其效

即太傅封侯朕豈有靳

倪文貞集卷二